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五

傳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孟子荀卿列傳

漢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

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

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

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董仲舒傳

班孟堅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

此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云云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

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輙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贊曰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黃憲列傳

宋范蔚宗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

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而退進徃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

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五柳先生傳　　晉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斯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圬者王承福傳　　唐韓退之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

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
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
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
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
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
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
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
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

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䨲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毛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

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顛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

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
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
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莫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

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
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名

六一居士傳　宋歐陽永叔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於潁水之
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
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
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
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
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
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
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
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

矣復何道哉

趙延嗣傳　石守道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內無兄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廛以為養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負擔犁鋤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孤女使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既長延嗣走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年長將嫁二公驚愧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以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禺之子鄉貢進士李倫三女皆歸

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獲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隣家女投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叔韓並延嗣可謂僕夫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

無名公傳

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

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朞年而卒曹氏以室君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貲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

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遂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有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誤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專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將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忍復悔悟耶方朝廷發命置之禁防制執帝之人如維縶之械緊之尚有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作焉有如曹氏卑俗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存固賢矣其里人曾存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謝翔傳　　洪武　胡仲中

謝翶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翶抜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忙走江上適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翶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翶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剡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翶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部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營志又皆高年遂供客吳氏里中得其歡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翶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祠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節過蛟門臨大海所至巖嶽汗漫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

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齋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翀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爲葬地作許劒録及翀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掖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齋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稱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齋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富稷不爲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翀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翀有晞髮集鳳

有嚴陏集思齊有金鼎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鄙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行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退之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

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
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
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
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
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
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
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
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令
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
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朔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
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衆讙之亂
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

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淸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

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

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鄭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邁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志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邁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

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闅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爵累升爲上柱

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
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
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
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幷太常議謚牒史館編錄

段太尉逸事狀　　柳子厚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
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
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
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

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

者殺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
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
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
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
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
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
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
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
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陸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
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謚法

周公謚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謚號）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下偵本汁）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恭（恭奉上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也）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從之成群曰君（民從之）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弟）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illegible]先禮御賓

曰恭（迎待賓也）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蓋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也）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伐）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伸不屈直正直理忠恕也）質淵受諫曰僖（淵故能受）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淑）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源淵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

周愛親族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秉德不回曰
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
莊曰孫能自嚴布德執義曰穆穆純也資輔躬共曰齊資輔佐而供成中情
見貌曰穆性公露甄心動懼曰頃甄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敏
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聖
聞周達曰昭聖聖通合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無災
罪也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
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也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彊毅果敢
曰剛強於仁義致果為毅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清
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正而何不隱無屈曰貞坦然無私彊毅執正曰威問正言無邪闢土服遠
曰桓以武正定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

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恩惠）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爲主行德政）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如一）叡圉克服曰莊（通邊圉使能服）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故勝）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莊（以嚴釐之）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政）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夙夜恭事曰敬（敬以滋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撤（決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遵德爲而能導）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爲終）

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也）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能終
始一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未家短折曰
殤（未家未娶）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怯命）不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也）死見神能
曰靈（有鬼不為厲）不曲禮不慾曰戴（無過）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
成曰殤（有知而夭殤）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
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閒主國）見美堅長曰隱（美過
其令）殺戮無辜曰厲（賊民害人）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愎佷遂過曰刺（去諫
曰愎反是曰佷）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已者也）年
中蚤夭曰悼（年不稱志）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也）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而
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
愍（仍多大喪）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寇之事）早孤鋪位
曰幽（鋪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

悲傷曰愍（苛政賊害）柔質受諫曰慧（以虛受人）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名
實不爽曰質（不爽柎應也）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溫良好樂曰良（言其
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類（無私惟義所在）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思慮
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言貪
悋）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也）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
厚（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克
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不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情外交也）去禮遠衆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偶得之也）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華言
無實曰夸（恢誕）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好
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
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隱
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

佁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序論

鄭樵

法之爲謚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

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繁無事乎說之繁厥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後論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

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剩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為

竝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爲非者

謚議

晉太宰何曾謚議　秦玄良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實壞人倫之教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

貧而没諡明慎終死而終已齊之史民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臧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此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繆醜

晉賈充諡議

賈充無子舍宗放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謐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之親而絕祖宗之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為荒

唐文貞楊綰諡議代答蘇瑞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没以諡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

之美惡盡書其善者而略其徵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愛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名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斁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求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爲簡適見清節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若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

可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䮄志於清白交不謟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捍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號併責於一名哉君且義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衛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君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齊於將來斯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

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匪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因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至之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凝然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既陳希聖按申大芟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衛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也

濁流者難俟清澄棼絲者難爲工理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掖癸嘔嬰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

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奉符令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迹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將卒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
霆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繄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
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戢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
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黄
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
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兼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
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
也則子皮之舉子産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
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
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
而曰在台司嶷嶷無匪躬之節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
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
文能無害武能禦寒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

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
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庶政群
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嚴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
門之政爲人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
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有司之職
也其閲實訟猷在未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厤再告至若推
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令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
肅謹按舊儀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
定謚則有司存延辯可否宜在衆議今較議撰謚異同之説並
故吏専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

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寧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失其忝狹

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跡無殊令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嘗特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爲按據君忠者臣事君之常道尚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

就之名是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昔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謹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隋會寗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審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重議郭知運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

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會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

恩錫或音徽久殊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折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殁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典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宋韓持國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臬在
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
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
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
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紬朕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
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猶天
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
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
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
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
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眞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袠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豐祀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

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斯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亡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樂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傅之以忠議者之論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洪武宋景濂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知文者固周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衡攝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典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本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

史氏失職以箚攷刻之儒林以辭章著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
弊而失之言鑿鑿文奚有如長卿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
明才猷尤茂藪六藝之考覈然一代之文英與述之勤于簡冊
積於詩書則料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
蘊於諸子則研覈直僞而極其言於二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
斷凍續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嵩嶽激如雷電和如春
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測若龍之不可羈觀其奇志
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屛斥之不根之論黜
不足闢其藩垣而遂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于先生之經
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
門人金華宋濂拜謹識